台學統

台學統卷三十七

黄巖王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二十五　明儒八

參政趙竹江先生淵

台州府志趙淵字宏道號竹江師蔡潮而與金賁亨爲友深明濂洛之理正德戊辰進士授行人以親老請改教職便養勿許蹟告侍親歸家者數載復任未幾奉使湖湘便道歸省適母爇疾革人皆謂孝思所致居喪哀毀過常服闋稱疾不起累陞司正部揪兩至始就職僅五十日擢四川按察司僉事改督學貴州敎士以正人

倫敦禮讓爲先嘉靖壬午陞雲南參議上章乞歸養親當道疏留不允轉江西提學副使首興白鹿書院教勵諸生復兩章乞休弗允壬辰陞四川參政至則啟蜀王建方正學先生祠未期丁父憂即日奔喪擗踊屢絕奉柩葬涇山廬墓逾年始歸服闋爲剡日至終不起淵性至孝攻文辭飭行省躬淡於進取晚益自振拔虛己求益進進未已年僅五十有五卒之日正衣端坐惺惺不亂識者謂足覘所學云今祀鄉賢祠

四川布政司左參政竹江先生趙君行狀　臨海金賁亨汝白撰

所集六

吾友竹江子名淵字宏道姓趙氏舊傳爲宋宗室有字

時中者與其弟德中從弟彥中自黃巖來居臨海竹江德中之來孫也曾祖諱參讀書好古與胡侄伺陳用拙暨我大父牧菴十有八人結詩社自娛一時高之稱爲十八學士以季子熙贈安陸州知州祖諱岳南陽府同知以廉謹聞父諱璧績學砥行善吟咏自號夢鶴子與余世父南郭先生辭辟長隱竝名于時封行人司司正列祀鄉賢祠母蔣氏贈孺人君少有老成器度年十四五與予同修舉子業英姿偉志已駸駸軼人弱冠以春秋薦于鄉正德戊辰登呂柟榜進士授行人時奄豎竊柄君請改教職便養勿許乃得分祿庚午奉使金陵事竣請告家食者數載甲戌復任不樂就臺諫乃請使楚

隨遷右司副便道歸省時蔣孺人疾革念君而君適至
理湯藥躬奠含人謂孝思所致云戊寅服闋轉左稱疾
不起未幾復遷司正部檄荐至歲辛巳始就職五十日
出補四川按察僉事嘉靖改元霈恩君拜命已數月疏
乞以舊官封父母久淹都邸而縉紳不疑例外請封而
天子特允是冬按蜀不崇威不獵譽滌冤蘇困表俗化
夷孜孜如弗逮嘗攝學政數月而士之好進者不爭向
義者感悅明年癸未用監察御史陳察揚材薦改督貴
州學事以身則人以言輔則俛俛焉諄諄焉若欲傾而
沃諸人人而弗及也察士之貧且賢者從而衣食之其
惰弗率者薄罰而誠告之尤加意諸夷暇日單車歷洞

堡老稚貫魚走逬君以色笑親之詢其俗而更導之俾
隨寨立姓隨生記年以辨氏族別少長授之巾帽以脩
容止立鄉校以教其子弟稍進則升諸郡庠於是恂恂
然來就軌轍矣君嘗云聖人謂柔遠人柔之爲言不可
不深味也君欲上疏歸養諸生懇留乃復分祿如行人
時乙酉遷雲南布政司左參議守滇海時征西廣猛寇
君介兩省間整兵食厲防禦區畫井井卒賴以成功有
武定土舍鳳朝明者以其母命匪正而弗從也於是子
母昆弟迭相搆仇震擾邊境官府莫敢如何奏牘公移
積十餘年不結撫按以屬君乃毅然往諭不銜尺兵明
疑走匿以其幼子隨千弓出謁弓皆引滿君笑而拊之

款示利害俾反而來其父明猶疑弗□君復深入千弓

徉發君安坐若無人焉明乃出伏階下惟君命唯唯始

得以情法士俗議處湞恃以寧人謂君有子儀單騎之

風蓋忠信所孚非偶然也二事先後以聞凡兩受白金

之賜君念鶴翁旣耄力請休致當道乞留或薦以大用

凡八疏有謂志行端方學術醕正者有謂學行素優夷

民向化者有謂素抱經濟誠感夷甸者而君怏怏焉一

若無能焉丁亥遷江西提督學校副使便道歸省綵

衣稱觴樂而忘返越明年乃始之任江右素多明達士

君之化益易以行較藝之餘廉察志行拔其尤聚諸白

鹿洞相與講明晦翁遺教時或徜徉廬阜尋濂溪故跡

想像光風霽月之懷謂象山當時喻義喻利之說眞學者入門第一步特舉以發諸生一時俊彥翕然嚮風會南道有信浮言劾君者君聞之笑曰是豈誣我耶乃相吾歸耳越三日丁祀畢遂申前疏浩然而東諸生連舟累驛不能挽嗚悒以別余自貴之閩君俟于信州相對笑語甚適時有同受劾者刺刺出不平語君嗤焉不答若不與其事然居無何遷四川左參政復兩疏乞休弗允部督右司禮促刻日馳報鶴翁强之不得已復起之蜀乃首建正學書院以祀遜志方先生蓋先生德蘖蜀人而俎豆無地君始謀于衆白于撫按聞于王靡不悅從有四承奉者遂樂捐千金成之且請君記之蓋蜀人

重君如先生故道之而沛然者如此居數月鵠翁之訃
至矣朝聞夕發郡邑莫知兼程抵家躃踊幾絕奉柩居
涇山湌糲啖蔬三年不入私室鄉耆舊好義者卒往慰
之肩摩于道既免喪廌剡日至勸駕益勤而所樂不存
終莫之奪也君夙病癖風歲丁酉發益甚醫藥誤投遂
至不起是年八月十二日也距成化癸卯得年五十有
五嗚呼痛哉君脩髯隆準舉目成威而天性長厚望之
若峻就之可親二弟異母曲意取歡諸姪早孤撫迪尤
至處宗族姻故情禮周洽而恆若不足爲橫逆突加不
怒而告以有過則惕焉自訟若無所容其身不以己長
先物而聞人一善則樂道之若不能及或過嘉賓客賢

子弟談世故語理道則竟日忘疲或遇田夫野人笑坐林麓若不知有軒冕蚤崇名節攻文詞作大書及聞濂洛風旨頓自斂束靜居體玩默若有得而省躬克己希賢求益之心進進未已惜乎天不假之年也嗚呼痛哉屬纊之朝余往視已不能言猶巾服端坐舉手為禮以指書予掌屬後事及家乘典籍惺惺不亂一無悲戚容嗚呼茲可以觀學矣是日鄉人相傳驚悼頃刻遍城郭老稚歔欷累日已而巡按周公汝貞剡舉兩浙逸才京師士大夫未聞君訃以書來詰云胡遺逝竹江也君所以孚於其鄉與其朝者如此夫亦可以觀人心之公也與君嘗謂程門惟龜山善涵養克己須上蔡欲合二家

精粹語刻之尤好玩易欲以所自得錄遺後人皆未及也惟所著詩文若干篇藏於家配吳氏太守珏之從子封孺人子男楫邑諸生室余女女二一適內翰逸菴陳公之元孫鴻漸一許妻余子立常孫男詳訒皆端敏可望嗚呼余與君交逾四十年相覲以善相勖以學退處林谷出入必偕淬礪漸濡之餘雖至微末事必相權尺而後行恆賴君以寡過而今則已矣古風漸遠修途寡儔余之所以悲君者將安窮邪楫來告余以窀穸之事爲述所見聞如右用請表銘于作家并備他日史氏採錄云

祭趙竹江文 金賁亨

嗚呼鳩力而舉鼎烏獲不能及隻輪奔萬里之途吾懼其莫之給也嗚呼傷哉念吾與兄垂髫而交壯且老而益孚也擇術而修稽諸古而若符也未艾而掛冠相與飲靈江之瓢風丹邱之雩也將優游以忘老靜默以自娛也詎意溘焉先予徂也俾予悄焉若失憒焉若痛也緊古台之多賢胡迄于今而日孤也嗚呼傷哉予求友于四方指莫能以多屈羨我兄之溫恭矧虛中而容物悅微言其如怡或橫來而罔懟苟微瑕之在躬惕自訟其如熨培邱陵兮為山日仡瞻平峷嵂胡造物兮靡恆俾賚士兮中訖嗚呼傷哉居庭之行歷官之勳介特之操沖潔之文鄉評如史子復何云撫膺一慟奚止交親

尙享

追憶竹江兄一首　金賁亨　一所集八

有客當年鬢未星掛冠來聽石泉鳴閉門默坐僧疑定

倚樹閒吟鳥欲賡野老猶能傳舊話山人何敢負初盟

小堂風月依然在清夜如聞讀易聲

遺文

成都府正學方先生祠堂記　遜志齋外紀下

君子之學曷爲正持其志養其浩然之氣而已矣是故

志立則氣充氣充則人與天一無是氣天地亦幾乎息

矣而況於人乎吾台方先生希直蚤以聖賢自期其言

曰學聖人者須先識孟子學孟子者須先識浩然之氣

又自名其齋曰遜志蓋其平生所得力處端在是矣我
高皇帝時兩召語合稍除漢中教授蜀獻王復敦延之
尊之曰正學先生於是天下識與不識咸望之若孟子
建文初累官侍講與決大機天下倚之若伊尹靖難兵
至姚廣孝輩中以烈禍屹不爲動天下義之若夷齊若
此者正孟子所謂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焉者矣非學
之正志之篤有得於所謂浩然者耶卒之國禁開於仁
皇廣孝奪於今上遺文盛流天下寶之蓋出於人心之
同然而不容以終泯者如此頃淵遊蜀謂先生過化之
地義宜建祠迺偕僚寀白于都御史唐公鳳儀御史丑
公道隆旣復聞于王王曰隆眞儒以光我先王余責也

於是承奉君周宣陶宣寧儀周琦者復慨然各輸貲百金以襄睿德祠成仍題之曰正學初潛溪宋先生容葬于夔獻王惠王凡兩遷之其墓其祠則宋承奉景之所自營者而今先生祠則其東曠壤也越蜀幽明之遇似亦非偶然者矣嗚呼師生之緒君臣之義列聖列王之德此誠關一代大故而奚可以不書若承奉諸君之效義夫亦人所難者因并及之且以語蜀之多士相與游心於先生之學云嘉靖壬辰年夏四月既望

復修演武堂記 三台文獻六 按先生時督學貴州

嘉靖三年三月巡撫都御史南海熊公到鎮甫七日往會川師㡳定芒部多士扣馬以告曰我貴自洪武迄於

宏治征不庭者五動罔不利正德以還凡六征多不利者令復有茲役演武堂爲之祟也堂故北踞子午向（据下文當作踞午子向）宏治未有謂騎射地與堂背者遂改置東偏（東原作兩疑誤）申向令願竊有以復也公笑曰鄰之弗靖貴陽何與焉矧勞民會參將楊君仁亦以茲言告公乃以問總戎栝蒼牛公曰渠既以告框矣時亦以患自夷爲也麾之雖然用其力使其心疑兵家所忌也盍許諸且子嘗佐神機營矣亦有壇而無宇也庸何傷既還鎭則復博問焉鎭守薊北楊公曰廣嘗佐團營矣蓋正統爲少保所議建者識者謂有萬世不拔（原作抵誤）之勢矣夫興作視議而況於復厥舊乎御史安福劉公曰廷籃聞之說

以先民民忘其勞是故民之不說雖商之遷都衆志靡定令說之然且弗勞也聽之便御史貴溪江公曰良材葢嘗登三匯焉申向者我漁彼潵子向者彼伏我生多士之言不誣哉于時三司長貳言人人同公廼拜手曰一渙敢不敬承越明年癸卜十一月十一日公與總戎公率僚吏祇告明神命都指揮劉御李祖董其事是日也天霽風恬歡聲動地老者忘其衰幼者忘其弱病者忘其疲貧者忘其餒蓋不逾月而舊貫煥如也當是時黠酋安萬鎰暴死其弟萬全縛逆酋朧政以獻蓋總戎公覺而蹙之也又何沙埧之變垂三十年亦一洗而空之多士乃濵然謂若有鬼神相之者而諸酋亦自辟易

嘉業堂刊

相戒不敢出門戶曰鬼神得撫制我乎嗟夫其偶然邪抑固有此是故覩相生之氣則欲與聚所惡必弗施焉覩相伏之機則來者必懷之德逆者必制之以威焉貴自此其將晏然矣乎然則玆堂之復殆非細故也公曰未也貴古羅施國也其地坤故其男子多陰詐女子多專外事我太祖以乾臨之而又錯絡之以衞所制其死命深謀密法超越前古至于閱武之制苟非隆寒盛暑月必數練焉可謂勤矣然而求一良將於萬一求一精士於百一莫之有應焉何哉承平日久奉行者以故事應之三官繆五教亂隱弊(原作敝)顯禍不可勝言而諸酋一逞輒獘者蓋淇威昌福深謀密法具在故也夫恃其

所可恃而復求其所以敎之者上也得所恃而失其所以敎之者次也二者咸無焉一堂之復曷損益哉頃御史泰和鍾公卿密縉雲施公山安福周公煦繼至閩而題之咸曰吾聞聖人能內外無患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總戎公顧謂淵曰咸休哉請爲記之以起夫後之人使知其所當恃與其所以敎且毋忘其所以憂之者

崇慶州新作清獻祠記 三台文獻六

清獻祠何祀宋少師趙公抃也公嘗令崇慶之江源其澤之入人深也夫令江源曰淺史誌莫詳則曷知其深於澤也公後此凡三莅蜀若風之入物種種自得焉故曰江源可知也祠之作吾不知其何許時迄今又不知

幾新幾壞歲庚寅夏御史練塘邱子道隆戒州守今蜀長史高君鵬撤淫祠若干以廓而宏之會淵自台過衢以公畫像來將有爲也而鵬聞之以請則旣顆然授焉而肖乎其中白鶴在庭有遺羽焉剎琴在牖有遺音焉蓋公祠像之在蜀者惟茲爲莊爲肖故曰新作云嗟乎公淺于令江源也而垂祀于玆者逾四百年祠朝作而夕像至焉夫亦天矣乎夫天輔德而厭慝其孰違之也公也畫之所爲夜必以告不敢告者不敢爲也是之謂畏天天其不輔之乎故淵嘗曰公之學得諸中庸者也曷知之中庸終始言天謹獨其要也畏斯謹謹斯樂惜未見其止以沒也吾聞其沒也其君曰吾臣司政者復

有惠若鄭子産者乎司言者復有直若晉叔向者乎其鄉人曰吾衢復有孝若閔子達若莊生者乎天下士大夫曰吾徒復有孟獻子東郭順子者乎莫不慟之冀之更生而今之祀之宛其不死嗟乎公誠不死矣夫淵小子忝再入蜀惟茲秕政寔遺琴鶴羞亦惟蚤夜與鵬翡圖所以淑之者以無負吾君吾民未能也乃練塘子按蜀逾年明大體急先務故蜀人謂晃子如見公云

忠孝祠記　三台文獻六

九月御史按彭山諸父老來言曰御史所至興禮樂正風俗治先聖賢之宮之閭之墓我小邑惟漢張廣陵晉李漢中祠與墓咸在而宋楊昭祖我朝戴文信黃溥寔

致意焉今願有請也御史曰天下曷嘗有無父之子無君之臣而薄於二先生者哉乃以其言告諸參政趙淵僉事戴亢且曰文紀惟見順帝耳身且不見安見梁氏令伯惟見劉耳身且不見安見洗馬又曰不難於刎冀而難於感張嬰嬰知文紀帝不知也非不知也淺於義也不難於養劉而難於感晉武武知令伯劉不知也非不知也深於恩也冀能弒質帝殺李杜諸賢卒自殺而莫能殺文紀故君子可以知義知命晉非吾仇也卒仕之可蜀吾故主也而僞之不可夫不忘劉豈其忘蜀哉故知僞云者傳之者訛也案技僞當作偏形近而誤明楊升菴謂別本作荒非也日丙午禮于其祠祠介濠澗隘且善崩御史曰爾添其

改泰山祠以堂以室以門以坊以亭以垣工取諸卒僱取諸庾緡錢取諸藏出像入像歲一人洒埽之其春秋祀毋闕乃量工而命之以日七十焉丁未郊北行越龍門橋有林有堂有像有田有司墓人曰令伯安哉然而頹矣爾敷政爾來鳳葺之乃命以日十五焉復東渡江側行倨徠山按字典無倨字當作崌崃皆江水所出也有叡若智井然曰傷哉此嬰所築而非嬰者其賊之乎時簡州知州汪鑾從則亟使封土辟石治垣治堂問山之所止而召盤石僧一二人以司之乃命以日二十焉十月辛酉龍門墓成不懲于素添督之也丙子倨徠墓成懲十日盡鑾益之以像坊一亭一而山之宜木宜竹宜㴝宜菽者咸爲之

經之踐如也十二月戊寅祠成像入愬二十有二日添蓋益之以址縱三十尋衡半之規宏而力廣圖遠而戒速也淵因竊歎仰遇聖明漫爲食食而蠹爾番獮方欲以嬰視之而未果我愧廣陵也鶴堂萬里逾八望九三疏而不得歸養我愧漢中也會諸父老來請記乃固謝之既復以請乃復爲之言曰夫自有天斯有人有天斯有父子有人斯有君臣天生恩人生義子其子爲惡知爲孝臣其臣焉惡知爲忠一變而忠孝名再變而忠孝之人著三變而無父無君者出斯君子所爲懼而懲勸之而鈇鉞立祠像治今夫雷頓而易解焉今夫風漸而易入焉是故斯二者君子並用之而意獨至雖然夫亦

有係焉時也地也人也吾盡斯心斯已矣諸父老曰然幸吾之未死也其蚤暮以御史參政言告諸來者御史姓邱氏道隆名汀人亢閩人淵台人添知縣敷政教諭朱鳳訓導姓鍾氏徐氏張氏溥之職邱同文信之職亢同其里淵同諸宜書者如碑陰云

詒遠堂詩序　三台文獻十

漾溪葉守堇氏再築堂于祖居之東偏其戚樗散翁者乃爲賦文王有聲之卒章既又爲之辭而以諗于余余曰詩所謂詒謀云者豈曰贊武王之遷于鄗而已蓋鎬京辟雍化已洽于天下其遷弗徙也惟軀正之吉已協于鬼神其遷弗忘也且其德涵乎默雖弗遷而其所詒

者固在也而無平王幽厲則其孝與鼎雖至今存其可
哉夫平王幽厲武王之所不能知也然至是而後一變
一大變則其所詒亦既遠也已矣守堇余未前識翁稱
其知詩其將然吾言邪不然吾言邪然之則於翁名堂
之義思過半矣夫自天子至於庶人苟有所詒者雖胥
壞不同而其屬意于遠則一則翁所以名茲堂者亦豈
爲越哉且茲堂吾不知其朴與華也朴則有師吾儉者
斯亦遠之道也如其華則其規必廓儀必尊可以設塾
可以敘族食可以行冠婚喪祭之禮其子若孫有賢不
肖者可以大昭勸懲于此使守堇日坐堂上行吾言以
顯其政而又修德於陰爲之地吾見少習長順歲因代

沿則夫大人君子寧不會出于其閒哉吾又見夫鬼神之靈潛襄永祜茲堂殆百世如新也若徒以貯金幣庋燕食隱笙歌而號之於人曰吾所詒者遠也則豈余之所知哉吾嘗怪夫世之人有攘人以峻宇者其子孫乃或肯構又嘗悲夫大人君子有大庇蒼生而自處容膝者其子孫乃或棄基噫若此者其常邪變邪其祖宗之故邪子孫之故邪願翁他日更與議之

遺詩　三首見三台文獻

幽居用韻答劉春官

深草秋門掩晨昏傍竹行買琴人贈譜曬藥僕諳名鳥起扶寒色松翻墜雨聲客愁那可問近日爲君輕

雪晴

十日天青見麥田雁鴻隨處爪痕乾江邊一樹未消盡定是梅花我去看

題張籙參平沙落雁圖

一片秋聲何處落江空沙迴蘆花明深深影其雙梟去想到滄溟夢未醒

古學彙纂卷三十七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台學統卷三十八

黃巖王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二十六　明儒九

尙書應容菴先生大猷

台州府志應大猷字邦升號容庵領正德丁卯鄉薦中甲戌進士除南京刑部主事值宸濠變作留都震動大司馬喬宇曰事起猝然呼吸關宗社欲投艱批患須於九卿臺諫推赴兵部計事大猷悉心經畫潛遣精兵守皖城扼其衝宸濠兵挫敘功居兵部屬官右欽賞甚優調

職方司値文選司缺主事時喬公適轉太宰擬用大猷
司除者曰銓曹必先勳部漸至選部序也若逕入則先
入者有積薪之嗟宇曰大猷異才也安用隨牒徑補之
歷陞四司員外稽勳郎中居銓司數任謝苞苴持法紀
人不敢干以私當路有忌之者遂出爲廣東參政撫勦
有方恩威大著調江西時有大猾侵官帑數萬攤報平
人直指使出其事被累萬家大猷力爲申理與直指議
格郎乞歸衆僚皆直大猷相率勸留直指亦悟遂寢攤
報之事陞雲南右轄轉廣東左轄滇粤多異産而藩帑
尢貨財所聚毫不染指行李圖書之外無長物也陞副
都御史巡撫雲南勳臣世鎭滇南凡撫臣每先受其餌

紀法不行大猷嚴持風紀絕私交羣傔有犯必置之法
罔貰改撫四川值都蠻弗靖勒兵出其不意直擣巢穴
擒斬千餘級都蠻自是震讋已復爲山東撫軍嘉靖二
十九年北兵犯京師甚急部步騎三萬人援時各路兵
集者十餘萬獨山東稱驍勁陞吏部右侍郎先是侍郎
但擁虛名所黜陟先事不聞臨事不議大猷曰我以佐
銓爲職事不關白吾職安在且進退人才使天下共知
與衆用舍之今僚友不與議何以示天下公也故銓曹
事無大小必與冢宰協謀苟未當冢宰力主之弗徇政
府風旨弗徇陞刑部尚書時詔獄頗繁讞獄者每以刻
深自保大猷一持平恕曰吾知守三尺法耳嚴分宜用

事攘斥異己有戶部郎中孫繪以清慎名爲中貴所搆送法司鞫問力爲申救分宜嗾言官以是詆之遂閒住歸歷官五十餘年端潔仁恕始終如一士有片善急於揄揚家無餘資樂於賑施朝廷賜存問者三卒年九十有七兄大經官學博弟大桂子存礽存性存卓存素存徵孫汝化朝卿世功世科彥卿俱有聲仕路

大司寇容菴應公行狀　臨海陳函輝木叔撰

應氏其先甯海梅林鄉人宋雍熙閒徙仙居縣夏閣鄉自宋至國朝世有令人爲大諫縣令等官別有傳至其祖巨生匡以學行著名庠序歲貢至京未受官而卒匡生司寇公諱大猷長兄諱大經官學博弟諱大桂登嘉

嘉業堂刊

靖丙戌進士仕江西按察副使公字邦陞別號容菴少
時與羣兒游每端坐寡言不妄嬉戲與諸兄弟處怡怡
然無所乖忤事長兄尤謹有君賓事伯康風母王氏係
鎭江刺史存忠公之女鎭江公子若孫若外孫十餘輩
獨眷愛公期以國器任鎭江時獨攜公往公時年十四
鎭江公朝夕自訓誨至十八歲歸家補弟子員二十一
歲舉正德丁卯鄉薦與同年王激許相卿同赴國子監
講周程張朱之學二十八歲登正德甲戌進士未授官
丁父艱徒跣扶櫬歸哀毁三年動遵古禮服闋除刑部
廣東司主事因欲迎養母告願改南補南京刑部湖廣
司主事時值宸濠謀逆聲言徑趨留都人心震動南京

大司馬喬白巖公諱宇者會九卿議曰今變故重大呼吸關社稷且事起卒然機在斯須不及題請若循職局則責在本兵何辭但南方承平日久本兵官屬皆循資敘授非慎選練達以膺大難者今欲投艱批患須於留都各衙門內無拘職掌共推一人當之方保必濟於是九卿臺諫推公赴兵部計事喬公一切戰守事宜俱付之公公於是議嚴斥堠多詗諜以防奸細揀軍實振先聲以安人心急遣精兵守皖城以扼敵衝使不得進於是宸濠兵至皖城而挫竟就擒及敘功先公居兵部屬官右欽賞銀一十五兩値康陵南巡人莫敢諫公率同志者王萱田登王世文祝品張峩范時儆等抗章叩行

宮力諍康陵震怒幾致不測賴輔臣梁文康公委曲救解得免于難聖心漸悟不久回鑾矣隨因太夫人思家公欲扶侍以行乃謁告回籍續補刑部山東司主事居無何喬公轉太宰每宣言於朝曰人才可濟艱難者無如應某於是調兵部職方司主事值文選司缺主事喬公欲以公補之司除者進曰凡入銓曹必先勳部漸移至選部序也若逕入選部則先入者有積薪之歎喬公曰此異才也安用隨牒逕調文選司主事時大禮議起公率同志者數人伏闕號泣力諍忤旨廷杖六十幾絕復甦比釋歷陞稽勳驗封考功文選各員外稽勳郎中居銓司數任謝苞苴持法紀人不敢干以私煞孤立行

一意不肯詭隨當路有忌之者遂陞廣東參政撫勦民
夷恩威大著調江西參政考滿赴京至中途以太夫人
衰年思欲終養乃以疾乞休銓部議留再乞得致仕比
至家杜門謝事自侍養定省之外耑心著述凡十二年
兩京臺諫及觀風使者交章保薦起補江西參政時有
大猾侵官帑數萬依憑社鼠攤報平人賣産完官直指
使者主其事被累數百家公以為利歸大猾害貽平人
力為申理與直指議格卽拂衣歸眾僚寀皆直公所執
相率勸留直指素負氣者亦自悟其舛且知公性不可
撓以非遂寢攤報之事公方仍就任豫章有輔臣初歸
聖眷尚隆私第中門常扃雖臺使方面謁見亦由側門

而入公行部至其地往訪之見中門不開卻立不前曰此非政府乃私第也我豈以行中書省而由人私第側門邪令左右開中門以入由是輔臣深銜之陞雲南右轄轉廣東左轄滇粤地俱産明珠文犀象齒寶石黃白等珍玩而藩臬尤貨財所聚公毫不染指行李自圖書之外無長物也往時藩司每遇聖壽元旦等節各官既集朝服侍立龍亭前候直指將到方伯率衆官出門迎入公曰今日直指來爲慶賀非私交也況衣朝服不宜敘賓主禮衆已頷之忽報直指至衆復徬徨無措竟出迎獨公與陸舉之先生侍立龍亭前屹然不動慶賀畢方與直指相見陞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勳臣世鎮滇南

凡撫臣每先受其餌法紀不行恣其驕暴公至嚴持風
紀絕其私交一切事必以禮法束之羣傔有犯必置之
法罔貰由是勳臣蹐踳不敢肆者數年陞副都御史巡
撫四川值都蠻不靖公勒兵出其不意直搗巢穴擒斬
千餘級都蠻自是震讋不復跳梁公前在雲南得代時
值大計後公於屬官不職者已疏十餘人罷斥及是復
命例有舉劾公曰我上劾章適逾月耳若今尚有可劾
是前疏匿也若無可劾而借無罪者以完事例我不爲
於是舉賢能者數人無所糾劾言官以是詆公詮部覆
留用而前豫章輔臣適起持柄竟擬閒住而考功郎中
議留者亦外斥未幾輔臣以事敗公復以前都蠻功起

補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時嘉靖二十九年北虜犯京師甚急公議欲集兵勤王或云兵行勝負難期今寧奉有羽檄徵兵邪不若按兵以待勿行無咎公曰君父有難尙可觀望遂揀步騎三萬人援京師時各路兵集者十餘萬獨山東稱驍勁北兵一遇輒挫遂夜遁陞吏部右侍郎先是吏部侍郎但擁虛銜諸所黜陟先事不聞臨事不議公曰我以佐銓爲職而事不關白吾職安在且進退人才將使天下共知而與衆用舍之今僚友不與議其何以示天下公也於是銓曹事無大小必與冢宰協議苟未當雖冢宰力主之弗徇雖政府風旨弗徇由是與冢宰大忤政府每遇大拜免雖勉如公議然其中

弗愉也陞刑部尚書嘉靖時詔獄頗繁讞獄者每以刻深自保公一主平恕曰吾但知守三尺法耳不知其他是時分宜用事擯斥異己有戶部郎中孫繪素以清慎名爲中貴所搆送法司鞫問公力爲申救分宜嗾言官以是詆公得閒住既歸家盡散其履官餘俸給宗族親戚恥言求田問舍事見人貧困每傾囊周恤雖家無擔石不憂也人有善行及美才必汲汲引誘成就如已有然惟恐其行之弗竟才之弗成也嘗謂孔孟相傳不在於書心體力行動遵聖賢成矩與郡人趙淵諸公相與講學不倦以名節相砥礪尤潛心易學老而益勤延致文學通易理者三四人朝夕與俱坐臥觀象玩辭久而

洞徹羲文閫奧著易說存疑行於世每喜吟咏然不爲
纖麗語推敲必推盛唐靜重鮮交接有司欲見其一面
不可得至於地方有大利害大曲直衆所諱言者公必
言之侃侃無所隱徇然賦性剛直面折不能容人之過
故於俗子亦鮮諧云隆慶元年萬厯二年有司上其行
誼俱特旨存問萬厯七年又遣行人方萬山到家存問
公生於成化丁未六月初八日子時卒於萬厯辛巳九
月初六日子時享年九十五歲卒時有司以聞天子命
官致祭遣中書趙景柱督造塋墓公男八長存初由舉
人任湖廣麻城黃安知縣以廉能擢刑部主事次存性
由進士授知府陞湖廣鹽法道存修存畏俱生員存卓

由進士任太常寺正卿存素由明經任學博陞知縣以子封山西御史存徵生員以詩賦草書著名存章生員孫十九人長世功由鄉貢任光祿寺丞世科由舉人任安遠張樂知縣陞汝州同知汝化由進士歷仕至江西布政汝辰庠生以子贈教諭朝卿由進士授建安普江知縣欽取山西御史終永平參政彥卿由拔貢授吳江縣丞陞福州閩清知縣台卿副榜誥封知縣曾孫四十四昌期由歲貢任麻城知縣昌祚由歲貢任武昌教諭昌禩由歲貢任州判昌祉鄉貢考選州同昌元由歲貢任武義教諭昌基拔貢昌士崇正庚辰進士授陝西安定知縣餘俱名諸生昔崇正十四年歲次辛巳菊月之

吉賜進士第兵科給事中臨海晚學陳函輝頓首拜撰

陰隲尙書 台州府志雜記

明應尙書大猷爲諸生時嘗習業臨海之清溪距城三里每赴城中會文日晡回館一日薄暮出城偶遇親友邀敘附郭之酒舍近三鼓方別道經義塚聞鬼云余幸矣傍鬼問故答曰在城紅牌門張滔之妻以夫久客不歸翁姑逼嫁之婦不從明夜將縊死於此吾得代矣公得竊記其姓氏里居至館假作一書託爲其夫所寄蓋欲給乃翁以活此婦也復思空書筆跡不同何以見信遂以鬻田銀四兩進至其處覔之果有張滔居公以銀與書付其父且云令郎不日抵舍矣翁啟視之謂媳與

婦曰書筆跡不類豈假耶婦曰書可假銀不可假秀才素不相識何事以財物與人翁以爲然方寢改嫁之議越數日其夫適至婦私訴曰何久不歸舅姑苦逼將尋自盡非寄銀與書來幾爲黃泉客矣夫訝曰予初未有書胡以銀爲舉家皆驚他日公適過路婦指謂其夫曰此寄書秀才也邀入問故公告以鬼語之由夫婦因拜謝再生之恩公後復夜至義塚又聞前鬼哭云我幾得代奈應秀才假書以活其婦敗我事矣傍一鬼云汝何不禍之前鬼曰上帝嘉其德已注爲陰騭尚書矣公聞之益自勵果登正德甲戌進士歷仕大司寇子孫登科者弗替云

嘉業堂刊

棻按陰騭𠕋書之事世盛傳之而不知公以眞道學乃能行此大陰騭也其餘利澤及物不傳於世者多矣非止行此一事卽得𠕋書之報也況公兄弟子孫登進士者七人非徒公之隱德葢其先世必多積善爲彼世之專講陰騭者爲善而求獲報志已不誠作事但欲計功詭尤不正卽有一二小善烏能上格蒼穹哉然則欲行陰騭者亦究心於程朱之學斯可矣又按明史宰輔表吾台惟仙居王一寧七卿表惟仙居應大猷吳時來臨海蔡雲程而已然則以居在明時實爲吾台之冠今乃爲六邑之殿非地脈有殊也人不力學也爲士者亦反求諸己而已矣

原交贈應邦升爲別　成都范時徽師舜撰

成都范氏時徽與天台應子邦升爲友閱視今古莫逆也昉自正德甲戌南宮之薦始一識姓字於時爲同年友義均也肄入官秋臺克其明刑於時爲同僚友義均也逮武廟北狩駐蹕南海同部郎關中田子有年倡請回鑾有友七人祝子公敘王子貿夫王子時禎張子蜀望徽與邦升與焉批鱗捋鬚坎險在前邦升色不少動徽心異之蓋駸駸乎意氣相謀矣初邦升與臨海高子汝白暨祝子相砥礪爲聖賢之學克己反躬斂華就實沖養素矣徽則未之知也但習其動止有常不妄笑語心竊慕焉既而邦升以便養乞南徽亦上疏與俱將別

儆曰禍在南吾輩其先之邦升曰汝虞寧藩耶度當在三年後第往無慮儆迺西旋迎父槐山翁越沅湘而下抵金陵邦升俟我於江之滸時汝白亦已服官南部至是始得異同交濟而具聞二君之所謂學朝夕惕厲恐恐焉恆以立門戸飭邊幅爲懼責善而過必規之自是蓋心肺相通有弗謀而合者矣一夕宴坐汝白忽心動曰吾三人樂極矣天其久此聚耶無何果江西告變儆以督軍出二君繕城守變寢吾父乘閒西歸儆以憂虞疾發狂邦升直督獄事遽奔救執藥强曰師舜其爲我飲飲且先啖更七日不死錫予號曰復菴取易來復義也儆遂乞歸養二君亦相繼引去武廟崩今上入繼大

統召用舊老羅致俊艮巖穴之士莫不聞風興起迺各
以祿仕繼出邦升留北儆與汝白復南遊尋舊學邦升
以書來曰向欲圖南相與以了平生所未了者又曰近
世學者不得力處大都在欺之一字一爲根株遂生枝
葉須令此心明白洞達使過失莫掩人皆得而指之然
後仲弓之敬恕顏子之克復可次第舉矣噫此乃邦升
用力精到之語以之詔儆何切哉儆自是知所依據以
免夫空虛之病乎於冬儆以外艱去公敘擢憲廣東汝
白擢憲江西邦升歷刑臺而兵而吏陟司勳大夫暨儆
復來而領南參伯之命又下矣嗟夫儆在先生春風中
自不知爲何如人今茲之別復何言哉復何言哉竊以

古人之所以求友者學也學以行也邦升之學先立乎
其大者矣然界限分明而瑕纇莫掩此其直內之敬未
融而方外之義猶有滯于形迹也不有礙于行耶礙于
行學之未至也學之道奈何易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
人有心而無爲斯固道之體用而吾人學問之極則也
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無爲者非塊然無事
之謂也居敬以行簡稱物以平施而已矣以之治己則
不煩以之治人則不擾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得而天下
之理畢矣邦升其有意於此耶夫離合者迹也感愴者
情也定性以約情而不膠于其迹要惟此心而已矣道
無終窮學無止法儆故原吾人之所以交者以見終始

典學之意且爲他日考德之地云爾丙戌之秋八月既
望識于金臺之地曹公署
是卷稿成侍御鄭思齋欲爲之寫後不果邦升別去
道阻且長遂廢歲己丑余自滇轉官江右邦升亦自
嶺南改參是藩今年汝白又以閩憲副來督學政邦
升以乞致政不得來晚汝白且未至而儆復以侍養
乞休西歸矣昔汝白謂吾三人者天其久此聚耶予
茲亦云吾三人者天其全此聚耶邦升尚須此卷以
識不忘因檢舊稿錄之以復別邦升別汝白也固不
在文與字也范時儆復頓首識

周易傳義存疑十一卷附刻容菴集後但論六十四卦程傳本義之異同優劣而不及繫辭以下同安洪受校評多贊其妙而未糾其失今附節數條於後以見一斑有臨海陳錫序節錄之

理在人心備矣顧發明有不同者學爲之也容菴先生自結髮讀書卽有志聖道登第入官其操行立業歷要散起廢四十餘年其要也不可比也其散也不可靡也其起也不可致也其廢也不可懼也然顚危者亦三矣無所於動也若是謂之一身皆易非耶雖然先生於易實平生所究心者但言寡矣今所見乃巡撫雲南時官署無事則筆札之或與程朱神論則又折衷焉人讀則喜喜則錄錄則傳其妙處罔不在是也錫于易亦竊玩而窺之繹諸語意每正之先生先生曰吾以易有二有

方體有圓神今之泥詞理止方體子求之象意庶圓神
也錫倔然卻走先生還坐曰天地之道方圓而已矣方
得之地道圓得之天道自諸葛武侯以來得之圓者惟
周濂溪程明道邵康節及我王陽明庶幾焉方無論也
錫復憮然謂先生行截氣申渺不可犯亦至方耳豈知
其中固以圓用哉以是益知圓由方出言圓固未可與
圓也是錄王友欽臣所緝然恐其未知先生之身易也
故以是語之嘉靖四十有三年甲子歲春二月吉臨海
晚學陳錫拜撰

家人九五王假有家傳義俱以假作至似費力亦欠通
快初之閑五之假正有淺深蓋閑者閑其外也假則心

孚矣假是感假之假謂孚也故彖曰交相愛也交相愛則不待閑矣

蹇上六濟蹇必須陽剛卦止三五二陽故彖云志在內指三也云以從貴指五也傳義未見通快

萃王假有廟恐只是感假之假王者德被天下而人心歡悅以奉祭祀則祖考享之故假有廟爲萃道之至傳義俱訓假作至似費力

棻按惟聖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享親故彖傳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言王者致孝以享其親而其親亦必來享之也此與家人之假家彖傳釋爲交相愛者其義正同

井行惻也義謂行道之人皆以爲惻是也惻之而遂爲之是求王明也蓋人惻而人爲之非自惻自求也傳謂自惻而自求之非也豈有賢者不用於時自惻而自求哉伊川腳步素高亦甚嚴於出處之分而偶恕於此何也

評曰伊川只爲一求字束縛故也以此見超悟之難

革已日乃孚傳義以已日爲終日既云事之變革人心未能便信又豈終日所能孚也竊謂已字恐是甲已之已大率論事論時以甲爲始以癸爲終自甲至已十日過半言久之而孚也革與蠱略相似已日亦近先甲後甲之意

棐按巳者改也庚者更也甲者始事之意蠱壞極而有事故先甲後甲彖傳所謂終則有始是也巽重巽以申命故先庚後庚彖傳所謂申命行事是也革當變改之會故彖言巳日乃孚六二言巳日乃革卽九四所謂有孚改命是也容菴先生此說信確不可易矣

容菴集十卷乾隆戊戌重刊凡詩五卷疏表序記論辨雜文四卷書一卷有秦鳴雷陳錫馮賡雪

陳文烜序

容菴先生直道寡諧雖位躋六卿而所蘊蓄者殊未竟也余嘗爲世道慨歎之焉一日友人孫世光氏擕先生所著詩文若干卷眎余余受而卒業已乃斂衽起曰美

哉㜸乎足以覘先生所存矣盍鋟之以公諸人人夫君子之處世也致身霄漢則奮庸熙載沛德澤於當時晦跡邱園則摛藻鑄詞垂模楷於後世其究一而已矣明興以來藻卿麗士接軫後先率自相誇詡以爲可與漢魏爭衡晉唐方軌然多祟奇尙詭曲引旁探旣不足以闡道維敎又不足以達愫抒情辟則妖冶爲裳熊豹登俎而去黼黻之章大烹之味遠矣先生蚤負大志獨策儒區自筮仕以至於今諷誦遺編冥探博討如愁求飫至意所獨見處卽百口不能摵而奪之要在明析理道維繫綱常耳矣故命辭運意悉皆標準名賢根極理要華實仁義枝幹氣節觀其黼藻化理商略古今則廊廟

之撰豈達性靈摹寫景物則風雅之程雖未嘗鉤元釣奇而道腴理趣溢於言表如碧落青峰巍然高峙不假幻怪獻豔而丰神自適也使讀之者於其詞之沖淡雅則也以求先生純白之志正直簡嚴也以求先生剛正之操溫潤儁永也以求先生性情之正不必親被其澤親炙其教而將仰爲泰山信若嘉穀輕縑之濟貧用矣嗟嗟先生獨立不回屹乎萬物之表爲世所忌畏載起載仆遂使堯舜君民之業未究而歸老東山似於宰物者有遺憾焉雖然康濟之謨見於一時而著作之盛垂於不朽挹彼注此安知非造物者之深意乎孫友以余言請於先生先生默而不答鋟之賜進士及第嘉議大

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總校永樂大典前兩京國子祭酒會典國史纂修官同郡華峰蔡鳴雷謹撰

陳錫容菴集後序不錄

余嘗寓霞城白雲山房得鈔本古文一篇讀之茫乎浩乎如望洋而莫測其涘乃明百葳陰隲尙書應容菴先生復張東沙書也其略曰大聖而文者莫如周公孔子卓乎如龍然不可以步驟矣大賢而文者莫如孟子周子孟周之文豈惟主於載道而秦漢以來文之工者實莫踰焉而不害其載道其他稱大家者文雖工未必如孟周而叛道者多也至謂文衰自韓始殆如匠者之構

宮室詩衰自杜始殆如庖人之充俎豆葢謂其塞天機而工斧鑿實高世之見獨得之妙未可與俗共聞也然究而言之文已衰于六朝至昌黎稍變而人多宗之則謂之始衰可也詩已衰於初唐至子美再振而人多宗之則謂之始衰可也若所謂吐辭爲經出言成章則繫辭之爲文雅頌之爲詩乃大聖人作用與天地自然之文相依葢自左氏司馬蘇李已不足語此而可責之韓杜乎哉此書兀傲千古睥睨百代非俗學可得置喙余駭而心藏久矣今遊夏閣寓契圍公家得讀先生遺集其詩其文浩乎茫乎猶昔之望洋而莫測其涘也時公命嗣君永清等校字將重付梓需余言以爲之序余歎

曰先生之書原本六經羽翼聖道以性命精微之旨發太和元氣之音非讀秦漢以下書者所得探其底蘊子何人敢妄自饒舌哉夫亦郎先生之文序先生之集已耳謹錄書中語俾世之讀先生文者得識先生所學而要非公之搜亡採闕重授棗棃亦不足以表揚先烈也公諱鍾憲字令德先生七世孫也時乾隆戊戌歲泰月既望梅邨後學馮賡雪謹錄

樂安應大司寇容菴先生其陰騭人能言之重之而其爲一代眞儒有未易窺其涯涘者生平著作皆明道之言渾噩淵涵元氣磅礴類非文人才士工佔畢者之所爲蓋於台學源流實有得云吾台自朱晦菴講學以來

眞儒輩出五趙三杜諸君子明性命之旨溯濂洛之源
而文辭不少概見及王魯齋主上蔡書院出其門者陳
南村楊簡齋東玉峰黃壽雲並一時大儒其所著述於
今亦不可得而考方正學承金華宋景濂之學而昌大
之而文章大顯於世至嘉靖閒先生與金一所趙竹江
繼其芳烈發明台學源流上闡晦菴魯齋之旨所著有
周易傳義存疑容菴集續集凡數十卷宏中肆外潔靜
精微於以闢異端衞正道洵正學以後一人也今先生
裔孫契園等修輯宗譜訪得舊本余見之如獲拱璧莊
誦幾閱月得以領略其概安知非鬼神呵護以待有道
曾孫永其傳乎使今不爲之表彰不幾與五趙三杜陳

楊車黃諸書同澌滅以負祖先明道之深心耶吁先生之書出則眞儒之道明近而正學之脈遠而晦菴魯齋之緒俱賴以不墜矣夫豈偶然哉因弁數語以附不朽

時乾隆四十三年歲次戊戌孟春姻後學書城陳文烜頓首拜撰 稍節

遺文

請武宗皇帝還朝疏 容菴集六

奏爲早回聖駕以安宗社事竊惟古之帝王遠見於未萌而避禍於無形故深居九重不事游逸愼重之至以保萬全書稱不見是圖易曰安不忘危眞萬世人君之永鑑也近者陛下出幸近郊匝旬未返京師內外之民

藉藉皇皇且驚且懼臣等忝廁清班方乘輿之出顧不能頓首乞留殞身當轍爲臣不忠神明所殛嘗觀漢薛廣德諫元帝乘船欲自刎以汙車輪郭憲因光武遠征拔佩刀以斷車靷二君者一則聽之而從橋一則始雖未聽而旋即悔之至今稱君仁臣直今陛下有堯舜之仁而臣等反無薛郭之直背芒面泚食寢弗寧故敢昧死一言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所以愼保其身圖守其業也千金之子尚然況陛下一身乃天地百神之所依附九廟兩宮之所付託四夷萬國之所仰賴而乃輕身遠遊久宿荒曠之野甚非所以保安聖躬鞏固皇基也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父旦出而暮不歸則其子

彷徨不敢寧處若父出淹旬子不知其所在而復晏然則其不孝甚矣此臣等所以言出涕零而不能自已也且王者出入有常警蹕有度清道而行靜室而止然猶恐有意外之變其有不得已而出者必有儲貳監國本根盛大不震不搖又必百官國人謀罔不協而猶長慮卻顧必擇腹心忠良者委之居守用戒不虞今陛下孤立於上而久幸於外國本空虛人心搖動衞士守空宮百僚瞻虛位設有不逞之姦或生非常之變豈不殆哉況今宣大等關胡虜奸細潛伺出入都門十里之外白晝刼奪所在成羣此又禍幾之顯尤當備者伏望陛下俯從衆請即日還宮以慰人心以安宗社實萬世無疆

之休也臣等無任激切屏營之至為此具本親齎謹具
奏聞

章樓石八旬且得男序 按章嶽字伯山臨海人嘉靖初貢授銅陵訓導金一所爲作樓石記

余莫逆友四人曰金一所趙竹江柴雪松章樓石三人往矣惟一樓石相依戀以老茲壽八旬嗣續未繼於五月得一男子余爲之喜而不寐鄉之人無問識不識咸爲稱慶曰仁者宜有後也惟翁早歲篤學飭躬士林稱首既再任儒職受知當道待以殊禮將薦以不次之擢而勇退以歸遂速負閉門養素無求于人而司府咸知其賢而數奬饋之以激勵頹風惟時鄉士人之向上者

多趣焉若飢渴之赴飲食夫亦何所利于翁顧惟同心之感有不容自已焉耳其在婺有宗老楓山尙書素稱篤行高才者亦八旬得男卽今南雄守接也且子姓繁衍鄉人罔弗慶且榮之樓石之於楓山姓同壽同志節同八旬得子同行孚鄉邦而共樂其樂同蓋章氏二瑞偉然相輝映于金台之間矣余素仰楓山僅一識面而弗獲竟領其敎爲恨且恨金趙柴三公之先往而獨與一樓石相得舊盟斯于舞鶴之筵弄璋之席倍有情焉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通家兩泉孫子鑑輩皆同志於翁而爲之需言于余乃樂爲之序　按孫鑑字希和嘉靖歲貢仕終樂會知縣見臨海志

贈譚二華郡守平寇仙居序

予臥老山中萬有俱寂所恃安居暇食以優游者在賢守令不能釋然于懷余友金一所書報余曰新守譚公南駕部余南遊稔知金玉君子雅負豪傑台人其有甦乎台在浙東僻左朴木古避兵地也乃令壬子倭變後賊每肆然轉戰深入或費千金不得一賊首且等閒嘯聚假道仙天如履無人之境當事者計惟閉關束手而已我二華公以乙卯冬莅郡值羽檄交馳遂奮袂爲戰守之具修城池繕器械據險折衝之道靡不井井次第舉矣今丙辰夏賊以爲台固昨也自永嘉登岸狂趨而東逼仙居肆爲焚劫公時策馬繞賊前後爲攻圍計或

勸沮之曰茲吾職守遑恤其他身率壯士忘食忘寢賜施除設罔遺餘力自是賊不敢動而中有所疑出無所往蓋必死之寇也時值督府兵來乃合議兵備許公及張都司而縱臾盧參將之兵四面夾攻擒殺殆甚蠶先聲以為督府之地後實以就四面之攻惟公之區畫案定布置素密故賊不得擇地而頓且不得覘虛而奔以遂就殲否則圍之將無所藉追之將不能及其何能困於斷橋一宮之內而蕩平之以成不世之奇勳奠六邑之餘黎哉近倭奔自明州數且三倍於前過而不擾信宿底寧豈偶然也且公懸重賞而民不知費董大役而民不知勞羸衣草食與士卒同甘苦而民不知命倥傯

戎馬不忘俎豆與羣弟子略勢分而不知其爲非師友也卽古之良牧莫之能跂焉又聞公在駕部與士友論心論學若罔意與革時乎彎弓走馬率武舍生爲韜甲之習取職經界之而身任焉粥今台職事乎哉昔滕子勤以戶曹力抗睦寇用有遺愛迄今靡晦今東南巨寇播揚海波騷動京國以勤四遠之兵不啻睦寇其來如飄風而難於備今去如滅影而無復留毒焉其爲功又何如也蓋所謂文武吉甫者進而藩臬而督撫而兩府有事則出以定亂無事則入以調元將所在底績何獨爲吾台一方保障已哉兩學師生某某等踵門曰惟譚郡公之績非翁不能悉其素亦非翁不能紀其實予乃

忘其不文而直書此以俟當局者採焉

黃巖縣重建廟學記 容菴集八

黃巖故無城守累世承平因仍且久乃壬子夏倭陡至大肆焚劫而燬及儒學錫山汪君汝達以進士來領縣事顧廟壖瓦礫愀然長歎謂學師朱廷弼周澤汪簡曰茲惟政本一至於此其將誰諉惟是兵荒旁午公私交憊不忍重困吾民而事不容緩奈何恆惻惻若有隱憂者踰歲政成復對學師等感歎不已於時國子生王銓等聞而相謂曰吾輩發身之地而未及卒業有餘情焉乃尹爲先聖爲後學勞念若此吾輩寧忍坐視尹聞之喜甚而賓筵之諸生益感勸以奮遂各捐財力庀材鳩

工分曹而治曰先師廟曰敬一亭曰兩廡曰啟聖祠曰明倫堂曰兩齋曰尊經閣曰欞星門曰名宦祠曰鄉賢祠曰庖曰倉與凡屋之隸于廟學者咸一時竝新經始于乙卯三月十日落成於六月十二日釋菜之日遠近來觀者如堵咸喈喈交頌以為未聞始事忽覩竣事又何其井井爾煥煥爾侈前規而甲諸學也學師等謂此甚大事動以歲計令令以誠感之諸生以誠應之止費公帑若干而協力成之易易乃爾烏可無紀以垂永永遺生員高侗介吾友金君貢亨書來需言于予予謂學校始于舜舜察於人倫而命契為司徒敎天下之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者定蓋前乎洪荒之祕至此而

開後乎人文之著自此而傳而敎化始洽歷夏商而大
備于周所謂三物之德之行之藝率由是道故曰三代
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然舜禹湯文之學播諸事業漫
不可稽而以傳之孔子孔子不得其位而得其學而闡
五經於大學之書其曰明德卽明倫其曰親民卽明民
之倫牖於格物致知而放于治國平天下垂于萬世皎
如日星天以之道明地以之理察人以之極立誠有如
王通氏所謂夫子有罔極之恩而孟子所願學者也漢
以後獵五經之糟粕以訓詁以詞章而割裂裝綴其學
以幸進取而隨置之而卒無所用而帝王之學遂以荒
然其傳之在孔子者罔弗尊信但或有廟無學或有學

無廟逮我國家廟學禮文隆重蓋極盛矣夫尊孔子而學其學而廟像乃爲不失其所以學堂曰明倫廟曰先師蓋言孔子明倫之學集羣聖而溯於舜之察於人倫而非後世訓詁詞章之謂況其他異端佛老百師技藝之學之自絕于五倫者烏可竊擬其萬一也哉夫舜居深山與木石鹿豕爲羣未有五經百氏以廣其耳目惟是豫頑諧傲以盡倫其究於協帝亮天法天下而傳後世學者舍此以爲日用飲食之常而漫視爲而求之華而無本求之空遠而不切於要猶之刻鏤果餌以目食耳而豈今日有司崇廟學以尊孔子之意抑豈學者讀孔子書而步亦步趨亦趨之意哉或謂學以論政爲務

故漢之士噓枯吹生而公卿折節恐非知本之論然而子產不毀鄉校卒爲賢大夫用有遺愛是又所望於良牧者以之自鑒而士則何暇于思出其位哉獻不文特舉士之所固有所當爲者推本言之而其先哲應艮齋恕車玉峰若水黃壽雲超然輩皆篤於倫理有光古學及科第山川風俗之盛於昔而美于今者謝文肅公鐸已備述無庸贅言

與霍渭厓書

某伏枕待盡不能他及惟一言奉答知己昔王介甫挾古今豪傑之才抱堯舜君民之志而得君行政復專且久顧謂致主易易耳惟其見偏性拗樂人遜于其志遂

使善類不容而小人得以其術中之以濁亂海內至於
潰然不可收拾而始覺悟嗚呼亦晚矣然豈其志與才
之罪哉且古來柄用徹侯無慮千百方其置身雲霄之
上其風采氣焰何如也至于今不朽者幾人而其餘安
在哉然皆無志於不朽者無足論也所宜不朽如介甫
而令靡靡若是此千古英雄所爲搤腕叩心有餘恨焉
耳執事有介甫之志而才過之而并其所謂偏且拗者
而去焉則明通公溥之用行雍熙太和之治洽矣寡陋
之見非惟執事能受盡言直以身任世道之責者莫之
敢進也不肖病廢策勵弗前又以老母衰病日甚彼此
懸切不獲已而乞休惟執事亮其不堪用之實憫其不

容已之情與之生還以重惠母子實大君子施德不報之地也如其抑而留之必發狂疾莫知死所矣疏稿附達伏惟諒之諒之

復張東沙書 [illegible]

適拜教翰并惠大稿續集慰快慰快人咸知公之詩而不知其文知其文學而不知其政事知其文章政事而不知其澤於道也大聖而文者莫如周公孔子卓乎如龍然不可以步驟矣大賢而文者莫如孟子周子孟周之文豈惟主於載道而秦漢以來文之工者實莫踰焉而不害其載道其他稱大家者文之工未必如孟周而叛道者實多也公之詩若文工而且富四縱五橫而歸

于衞道吾不知其於孟周何如其於秦漢以來諸大家何如也至謂文衰自韓始殆如匠者之搆居室詩衰自杜始殆如庖人之充俎豆蓋為其商天機而工斧鑿實高世之見獨得之妙未可與俗共聞也然究而言之文已衰於六朝至昌黎稍變而人多宗之則謂之始衰可也詩已衰于初唐至子美再振而人多宗之則謂之始衰可也亦公之責備賢者耳若所謂吐辭為經出言成章等高論則繫辭之為文雅頌之為詩乃大聖人作用與天地自然之文相似蓋自左氏司馬蘇李輩已不足語此而可以責之韓杜乎哉又若陶淵明性情瀟灑胸懷夷曠庶幾孔門曾點之流其於功名富貴直如浮雲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過太虛一切任情忘機而無所嬰其念其為詩亦直寫性情多任質而未嘗求工蓋人品甚高未可以詩人陳子昂李太白輩例論也是故論韓杜者姑論其詩文而未可擬諸聖賢之文論淵明者先論其人品而不必律以後世之詩也再味公前後論說多主於任天真而惻人偽眞捄時項門針矣敬服敬服恃道誼眞切之愛漫書此附復不具

論學答一所書凡十三首今錄六首其餘往來手札又十七首皆不錄

論學者須切於身心論人者當求其的實夫始則涉于闒靡誇多而肆其才於支離割裂既已勞而罔功終則傷于矯枉過正而高其說於荒唐繆悠又且空而無據

及門者素服其才守之終其身而不變尙友者漫高其說玩之溺其似而不疑葢志本高而學則繆心本實而路則差才本大而用之或未善也古有面壁斷臂心豈不實志豈不高而捉風捕影有才將焉用哉其傳至數千年而今猶高其說溺其似而不疑何怪乎高明者之樂入其境而莫之悟也不有性命不著色相高則高矣其最高者一祖至六祖爾後其究竟豈惟無補天地間些毫事而人類亦絕滅久矣學之將以致用如知其無用則又何以溺其說而玩之哉有人愛美石瑩白而以寶盆淨水畜之而不得其長也久之苔衣蕩漾而疑其爲長而畜之玩之終其身而不厭也然則所謂觀未發

之中而體驗其氣象者無乃獲石而玩其苔衣乎哉平生交游篤信莫如老兄殆竹江所謂信之太過未是者將以為是豈辨之累累而尚未釋然必其心有甚不安而不能以面從者更惟虛心平氣以求其的切而要其實用不徒溺於舊說之高遠已也何如何如

此意見含蓄已久只今講習而益以明確亦所謂一噴一醒然也古聖賢論學惟大學為詳切其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亦以心不可以先正必誠意乃可以正心蓋正心工夫不在正心而在誠意故又曰意誠而后心正此所謂慎獨聖功莫此為切兢兢業業率以此幾之可畏焉耳前此幾而有所事則莫可依據卒至荒唐謬

悠而無所得力故程子深怪切責以爲學者皆入於夷龜山所謂相傳觀喜怒哀樂未發而體驗之者蓋亦不覺禪學舊套一脈暗通而傳至晦翁適當其痛恨平生支離厚外薄內之病而遂忻慕樂道矯枉而過其正乃深求之於愼獨之前而以愼獨爲第二層工夫是漫誣程門而反得罪於孔門也否則奚將正心誠意之說付之不問而欲徒正其心以爲洛學旨訣也哉平生莫逆於己之惡不敢隱於兄之過不敢默知其過而默焉是交友無信不但欺兄亦自欺矣流離顚沛之餘耿耿有懷不能暫忘夫豈好爲浮辯哉惟兄遜志不必遠求只求之大學正心誠意之旨而中庸之中與愼獨戒懼當

一以貫之矣晦翁平生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至晚年乃不信其前之素履而信其後之定論且不知定論猶未之定而貽後學紛紛之論夫亦深可畏哉中夫過庭更希商量見示否則姑置之俟面悉

棻按王陽明取晦菴文集論學書牘摘出三十餘條與陸象山之意合者爲朱子晚年定論實皆晦翁早歲未定之論也當時羅文莊欽順已與書辨之詳見日知錄一所先生未考朱子年譜故信以爲眞而從之容菴先生亦未考年譜故以朱子爲謬而辨之然即此而觀則容菴之學眞朱子的派矣

數領教言反覆沈玩中庸之戒懼愼獨大學之格致誠

正只是一樣俱在幾上用力蓋聖狂理欲之間毫釐千
里可畏莫甚焉故著戒愼恐懼四字以鄭重其言晦菴
錯認不覩不聞爲深一層而求之於寂然不動卻嫌四
字壓得太重而云略綽提撕想亦體驗不去而爲此遷
就之說也夫一念方萌鬼神莫測亦已密矣豈至於已
亦不覩不聞寂然而至於已亦不覩不聞則塊然全無
知覺乃眞槁木死灰眞禪耳豈吾儒而有此乎哉禪之
說近理而高遠反過於儒故程門高弟多入其套二程
防之甚嚴言之亦切而晦菴晚年矯枉過正乃復蹈之
吾兄方且珍玩以爲洛學旨訣以垂過庭之訓及見元
夫之書中夫之詩皆謹守之而牢不可破如其果不變

也亦已高出濁世者矣第恐説得行不得而無益於聖學焉耳連日益參其說益見其誤且益以自信不能不贅贅耳昔有見爲聖學晚覺其誤至咎其盲廢之不早者豈其作聖之心有二哉夫亦不覺其路之差而自貽其後之悔也今學禪固難其人卻有以禪自居且樂人之稱其禪者高明自以爲非禪蓋吐其名而含其實不知將何居哉自堯舜以來相傳至周程無有不從幾上用力者所謂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是已外此而先索之寂然荒唐繆悠之鄉乃後儒依違之言非先聖斬截之旨晦翁各註俱止於愼獨似無猶于此者而獨于中庸深言老而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遂使學

者以訛傳訛聲言求一至靜而實無下手得力處守此以上遡先聖賢之旨而求其脗合亦難矣世有廉謹寡過拔一毫而利天下不爲者遇小事即脚忙手亂莫知攸措正所謂佛氏與之一錢則忙矣譬之關魂養石不明不活於何操其幾而修齊治平哉由衷之言援筆漫述更希虛心體驗果有依據得力則守之終身不變可也不盡不盡昔承叔不信周禮而魏公因之不言元城無書而温公賢之韓持國多談禪而伊川爲之不樂諸公相信不知其淺深何如漫贅聊供一笑盡不貴其同而貴其異何如何如

棻按先生不信朱子晚年定論之書足見所守之正

所見之定不爲陸王之說所移誠高出於一所矣而
以朱子致中和注爲疑則非也中庸明言喜怒哀樂
未發謂中繼以致中而天地位則必有實在工夫朱
子詳玩本文承上戒懼而以涵養爲言此不易之理
也夫涵養省察工夫原屬一貫而講說必分兩層故
中庸首章先戒懼而後愼獨此言用功之序常戒懼
而後能愼獨也末章先內省而後不言不動此言成
功之次意旣誠而後心可正也先生致疑於此後書
又以一所牽合中庸首尾爲誣所見似皆稍偏矣光緒
壬辰二月壬子
前說未見通暢忘食忘寢不了了不已夫山下出泉清

而有源流而不息者其體也濟人利物隨地而平施者其用也只被物來混雜物來壅塞乃不清不流不足以濟人利物從而澄其混雜去其壅塞而復其清達其流則自足以濟人利物矣人心卽泉也本自中正通達只爲蔽交於物而中乃遷耳大學之誠意致知格物中庸之戒懼愼獨所以懲忿窒欲使外邪退聽天君泰然而達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中爲大本和爲達道而位天地育萬物卽泉之澄其混雜去其壅塞而復其清達其流而足以濟人利物矣今學者不效之懲忿窒欲從幾上得力而驟然使之涵養本原如保護泉源而不蕩滌其邪穢疏濬其壅塞其何能清其源達其流以濟

人利物也哉禪家之心何曾走作只爲癡守此心不足
以開物成務洛學自龜山數傳至晦翁皆指未發之中
爲眞正指訣而觀之體驗之然言之未見斬截行之未
見果決畢竟是老儒迂遠之談其何能如明道之充拓
得去到處即風動火然泉達沛乎其不可禦也哉易之
洗心即大學之誠意以正心而所謂洛學指訣者須求
諸濂溪之光風霽月明道之吟風弄月數傳至延平之
冰壺秋月使胷中灑落鄙吝不留乃眞得力恐未可舍
聖賢明訓鑿鑿可據者而索之茫昧未見痛痒之處而
據爲指訣也何如何如

日者懇切之論乃日用飲食不能不竟其說禪學近理

而過高而高明者頗多慕之故程子曰學者多入於夷狄亦以其高明而入之耳衛武公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晦翁注曰正心誠意之極功而武公及之則亦聖賢之徒矣此只是愼獨工夫更無前此一段中庸末章之後亦曰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意亦不殊蓋悔早年之支離程門所謂高明入於夷狄之說使再歷數年又將悔晚年之定論矣早年之謬待晚年而悔晚年之謬又將何所悔耶論語朝聞道夕死可矣如知其謬而悔悟焉何論其早晚哉晦翁發身神童而高才博學晚年乃始知悔甚至恨盲廢之不

早葢其心地本實脚跟本牢乃有此眞覺眞悔焉耳老兄覺未覺悔未悔不可知而謂之多年用力未能卒變未敢以爲然也夜夢竹江論學云不覩不聞爲一念方萌前此作何工夫答曰前此寂然固當存存但著不得戒愼恐懼字覺而悽惻達旦豈竹江死而有覺吾且生而無所事乎哉援筆書此請教

昨復漫論奉去近來惟白沙言似此豈亦厭凡近而慕其高而樂附之耶來諭中庸首章先戒懼而後愼獨未章先內省而後不言不動一則先靜後動一則先動後靜似無倫次而益知知其無二矣章後又言復自下學爲已謹獨之事推而言之只言謹獨而遺卻前段又何爲

也寂然不動乃聖人極功與上天無聲無臭同其妙而輒以語學者從事於此門面好看實無下手得力處愈索愈疑實有未安又將中庸首尾牽合恐亦誣耳

棻按中庸首尾意本一貫不可謂之牽合說已見前惟言寂然不動乃聖人極功不可輒語學者則深中一所之失一所之說蓋本陽明陽明之學蓋本白沙而其源皆自象山來也與朱子稍異趣矣

遺詩五七古及聯句絕句共一卷五律一卷七律三卷詩凡五卷今錄入首

東湖聽琴得緩字

東湖夾長隄闤闠不相管湖光無襟陳十里荷花滿故人解我意斗酒敘高款涼風自西來悠悠慨蕭散中有

羽衣客飄飄雲霞伴問之笑不答撫弦清以綏巍巍天台高歊蒸透靈竅洋洋白水盈逝者恆不斷月照繞梁虛波搖綠漱浣一唱而三歎榮名意俱懶碧筩吸流霞芳芹入茗盌言雜知杯深興沈覺晷短顧盼天宇寬駕言歸路坦有我亦已忘遲暮復何憾

陽江道中即事

早發西平驛行行路轉遥黃茅深没馬叢樹暗通樵海外多殊俗兵餘少二毛乾坤吾分事不了百年勞

謁杜祠用張東沙韻

乾坤高枕即吾廬底事偏憐水竹居不向黃虞追稷契卻教白日寄樵漁平生空志千間廈落筆如神萬卷書

懷古我來初展拜息機亭下漫躊躇

悟來與一所

悟來了了萬緣無勘破先天太極圖欲向靜中參造化還從心上著工夫煉丹須煉無丹處醫病當醫未病初寡慾息機均得矣笑看滄海月輪孤

論學寄一所二首錄一

歸來萬事一齊休每爲陳編費講求位育豈應分動靜洛閩那得異源流天昏直是雲鴻引心放須從意馬收誤矣衰遲還自信敢云同道不同謀

書懷

憶昔長途早著鞭喜今末路遂歸田每緣省事還多事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那問增年是減年草木無知渾索笑溪山有約不輸錢
閒看出岫雲何意聚散悠悠總自然
讀白沙集用一所韻有謝寄陳白沙詩詞與金一所見文集今不錄
洙泗源流在浴沂江河去去幾分支白沙空闊元無礙
卻把春風付酒巵
偶見
手插秧針布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六根清正方成道
退步原來是向前